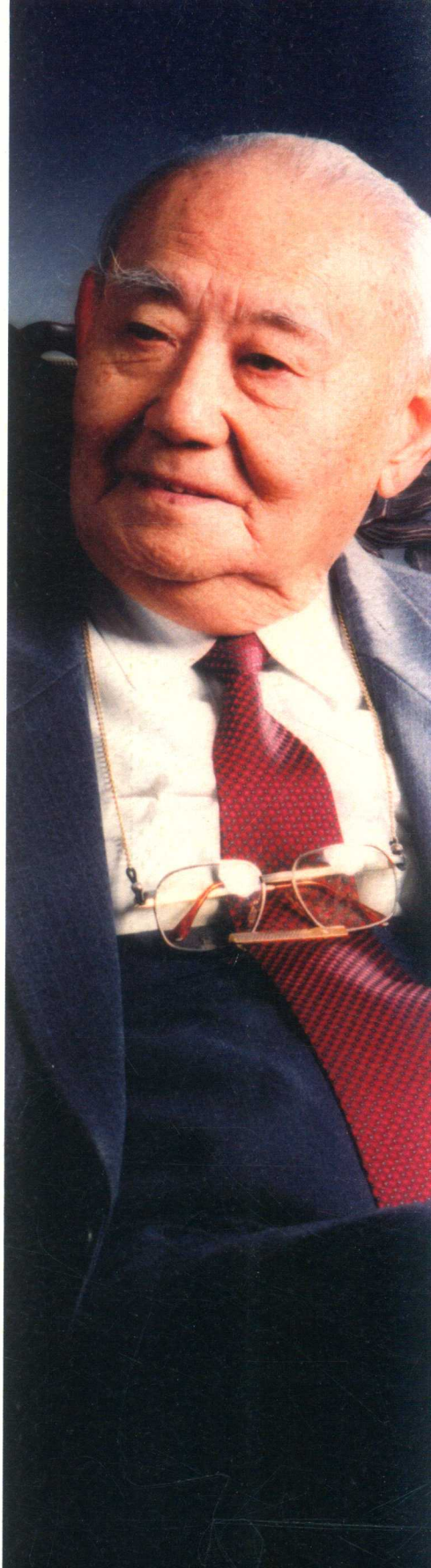


娄师白谈中国书画艺术创作

娄述泽 编著

突破樊篱已白头



CTB



湖南美术出版社

突破樊篱已白头

娄师白谈中国画艺术创作

娄述泽 编著

CS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破樊篱已白头: 娄师白谈中国画艺术创作 / 娄述泽编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356-8138-6

I. ①突… II. ①娄… III. ①中国画—绘画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6770号

突破樊篱已白头

娄师白谈中国画艺术创作

Tupo Fanli Yi Baitou

Lou Shibai Tan Zhong Guohua Yishu Chuangzuo

出版人: 黄 啸

编 著: 娄述泽

责任编辑: 贺澧沙

责任校对: 汤兴艳 王玉蓉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市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北新码头95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8138-6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8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4363767

前言

2018年6月2日是我敬爱的父亲娄师白诞生100周年纪念日。父亲16岁正式拜齐白石先生为师学画，是老师弟子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父亲追随老师25载，在学习过程中耳濡目染，看到和学到齐白石老师的治学精神、创作态度，以及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齐白石老师的艺术风格影响了父亲的一生。父亲生前多次同我说起，希望我能帮他整理一下他对齐白石老师艺术的理解，以及他从艺70余年的创作体会，做一总结，介绍给大家。他希望年轻一代的画家能够对齐派艺术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使齐派艺术能够薪火相传。

带着父亲的嘱托，我在父亲过世之后着手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父亲谈论艺术创作的资料，包括父亲讲学示范的讲义、手稿、座谈纪要、对学生作品的点评，还有我日记中记载的，我几十年间向父亲学画过程中，父亲对我的教诲和指导，以及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就艺术问题同我的讨论等。在此基础上，我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用父亲自己的语言讲出他的艺术感悟。我写起自己的父亲，感觉亲切、熟悉、自然。文中我保留了父亲的语言习惯和他带有时代烙印的创作观点，有他对自己在创作上一度无法突破齐白石老师樊篱的苦闷，还有他于衰年变法时提出的“厚今而不薄古，基中可以融洋”理念的形成过程。除此之外，本书还系统地介绍了齐白石大写意绘画技法和篆刻技法，以及诗词和书法方面的知识，这对于有兴趣

趣学习齐派艺术的读者会有很大的帮助。

书名《突破樊篱已白头》取自父亲自题诗中的一句。书中收录了我父亲写的《我的老师齐白石》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父亲写了他向齐白石先生学画25载中发生的事情，从师徒相识到齐白石先生的日常生活、为人处世、与画友之间的关系皆有叙述。文章资料翔实，情真意切，生动地反映了齐白石先生的艺术人生以及他与我父亲之间的师徒承传关系。

书中收录了我写的《父爱教诲，似水长流》一文，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怀念。

书中也选用了一些我父亲的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父亲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照片。本书的结尾附有我父亲完整的年谱。

我相信本书对于研究齐白石艺术和娄师白艺术的学者、专业美术工作者和美术爱好者都会有所裨益。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爱妻黄捷慧的大力支持，她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在文字校对、电子文件的技术性处理方面得到了柴萌女士、王国臣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本书的出版得到高克非先生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谨以此书纪念我敬爱的父亲。

娄述泽

2017年春于加拿大维多利亚

目 录

我的老师齐白石 / 娄师白 001

父爱教诲 似水长流

纪念父亲娄师白100周年诞辰 / 娄述泽 034

第一部分 娄师白谈学习传统 049

一、谈齐派大写意的笔墨技法 / 051

二、写生与创作 / 067

三、对临摹的看法 / 081

第二部分 娄师白谈厚积薄发 087

一、画家知识面要广 / 089

二、谈治印 / 093

三、谈诗与画 / 103

第三部分 娄师白谈自己的艺术创作和体会 119

一、创作小鸭的经过 / 121

二、厚今而不薄古，基中可以融洋 / 127

三、与国外画家的交往及海外见闻思考 / 133

娄师白年谱 149

作品 181

我的老师齐白石

娄师白

齐白石老师是我国杰出的艺术大师。他不仅绘画艺术在国内外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在诗词、书法、治印三方面也有着卓越的成就。他曾经治过一方印章，自谦地称“诗、书、刻、画四无成”，其实恰恰相反，他在这四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堪称“四绝”。

白石师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的民族绘画艺术。他善于总结、吸取前人绘画及民间艺术的精华，结合现实生活大胆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一生辛勤劳动，刻苦创作，留下大量的优秀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的歌颂伟大的祖国，有的揭露、讽刺侵略者和黑暗势力，更多的是表现大自然的美和花鸟虫鱼等自然事物的情趣，通过艺术的陶冶和感染，引发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情感。白石师在艺术上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他的作品不仅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给人以美的享受，也丰富了世界绘画艺术的宝库。

作为白石师的学生，我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计划写一部关于齐白石绘画艺术研究的学术专著，以便把白石师的绘画艺术理

论和技巧介绍给广大读者。从搜集资料到编写和修订，经过几年的努力，至1965年，《齐白石绘画艺术》一书才基本定稿。1966年再次校定即将付梓之际，适遭史无前例的“文革”之难，这部费尽心血撰成的文稿及其有关资料全部被毁，令人深为痛惜。

为介绍白石师一生艺术实践道路和绘画艺术理论，我写了这篇文章，比较具体、系统地记述了我跟从白石师受业25年的经过，介绍了我所感受到的白石师的为人、品德及其创作理论和实践。这些材料比较实际，它对有志于研究齐白石大师者当有用处。

师徒相识的缘由

我的原籍是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父亲娄德美1912年随熊希龄宦游北上，定居北京。当时父亲在熊希龄家做听差，他和母亲都住在熊家大院里。他平时接触到的熊家的人和一些来访的客人，大都文化程度较高，因此为自己没有文化而深感苦闷，决心自学。他常买些书刊阅读，买些国画欣赏，还买些旧碑帖习字。父亲的这些活动对我产生了影响，培养了我从小喜爱书画的感情。我七八岁的时候，喜欢在墙壁上或水泥地上乱涂乱画。每次我随着大人看京剧回来，总要乱画一气，把戏中的人物如赵子龙、周瑜、黄天霸等画出来。进入中学以后，我非常喜欢图画课，在上动植物课时，也常常照着标本画动物和植物。

后来我的父亲担任了香山慈幼院的工程员，到香山去上班，我们全家也迁出熊家大院，搬到西城沟沿太平桥居住。说来巧得很，1932年暑假后，父亲从家返回香山上班。在长途汽车上等着开车的时候，他看到座位前面坐着一位长须老人和一位中年妇女，带

着两个小孩。老人操着一口湖南腔。父亲听他是同乡口音，就问他到何处去，老人说是送两个孩子到香山慈幼院去读书。这位老人就是齐白石先生。通过这次谈话，我的父亲认识了齐白石先生。当时，齐老的家住在跨车胡同，与我家相隔只三四百步。由于父亲和齐白石先生是同乡，又是邻居，因此，齐白石先生委托我的父亲照顾他的两个上学的孩子，即齐良迟、齐良已。

从此，齐白石先生常到我家来，有时托我父亲给他的孩子带些东西。我也常到齐白石先生家去，送个口信，或者取送东西。就这样，我得以进入齐老家的大门。记得我第一次去他家时，只见两扇黑漆大门紧紧关着，右边门框上有一个拉铃，拉两次铃以后，又等了一会儿，才听到齐老的声音。我从门缝中看到齐老撩起衣襟，拿出钥匙开了门锁，打开一扇门。当我跨进门后，老人随手把门关了，又把锁锁上。我这才知道齐老家的门禁很严。进门后转过两个外院，便到了正院，全院方砖漫地，有东西房各两间，带廊子的北房三间。我随着老人拾阶而上，进入北房。北房两明一暗，外面两间是客堂也是画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堂屋西边放着漆成猪肝色的大画案，画案中间铺着一块灰色毛哔叽，放着笔筒、水盂和砚池。画案后面有一个大立柜，立柜上方挂着一幅徐悲鸿先生给齐老画的油画像；另有两个小屉柜，两柜中间有齐白石先生父母的小照；靠北墙的一张长条案上，放着他祖母的行状。齐老和气地让我坐下，并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我父亲明日将返香山，问他有什么东西要带去没有。老人开了柜子，拿出几片麻糖放在碟子里让我吃，我只捏了一小片儿吃。这时齐老的姨太太胡宝珠从里屋拿出几件衣服交给我，让我父亲带给他们的孩子。当我告辞时，齐老让我再多玩一会儿，他拿起笔在案前画画。过了一会儿，齐老把画画完。画的内容是棕树、小鸡，上面题着“德美乡先生属正”，落款为“齐璜”。他把画交给



襁褓中的姜师白与父母

我说：“画是送给你父亲的，你带回去吧！”我连忙道谢，告辞出来。这时，齐老还是跟着我到大门，开锁开门。为了减少老人开门关门的麻烦，以后我到齐老家里去，就不再马上走，一般总要待个大半天，在画案旁默默地看他画画，有时哄他的女儿齐良怜玩耍。

起初，我父亲的一些朋友和同事知道我喜欢画画，就拿了一些扇面来要我画。开始，我常照着《芥子园画传》和《张子祥课徒画稿》画，认识齐老后，我就仿着他的画法画。有一次，我画了十几幅扇面摆在桌上晾着，正好齐老来我家，看到这些画后大为夸奖。他对我父母说：“你们这个孩子胆子很大，敢画，笔墨很像我。我愿意收他做徒弟，好好教教他。我们两家‘易子而教’，如何？”父母和我听了自然很高兴。于是母亲选了好日子，记得是甲戌年(1934)立秋前一天，她买了两盒干果、两匹衣料；父亲用大红纸写了个附有祖孙三代名字的门生帖子，领着我，带着礼物，去齐老家里行了个简单的叩头拜师礼，对他的姨太太胡宝珠也行了礼。当时，老师开了他的柜子，拿出李鼎和笔庄做的一套纯羊毫笔、一本《白石诗草》、一本《借山吟馆诗草》、一本《白石画集》（第三册）和两本《白石印谱》，还亲自用戥子称了一两西洋红，装进一个装“味之素”的空瓶里。他笑着说：“你的穷老师没有什么东西送你，就拿这些做师徒的见面礼吧！”从此，我就成为齐白石老师最小的一个正式门徒。

师徒之间二三事

正式拜门之后，我和白石师的感情逐渐亲密起来。我对尊师之道的理解是师徒如父子，所以对老师毕恭毕敬。我和老师相处25年之久，彼此毫无隔阂。白石师喜欢我的所谓少年老成、沉默

寡言、学而不倦，以及没有急于成名、成家的追求。当时我有一种习惯，凡是有客来访，我就自觉地退到室外，非老师呼唤不入。白石师说，早年他在胡沁园家做门客，也是这样。我则崇拜老师的艺术，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地虚心向他学习。这位72岁高龄的大名家对我热心教导，使我非常感动。因此，凡他吩咐的事，我一定尽力去办，而且总要办得好，务必使他满意。如磨墨理纸、制色调胶等，原来都是老师的姨太太胡宝珠的事（她患有极严重的哮喘病），自我拜门之后，就逐渐由我代做。其他如迎送客人、开关大门、送信、购货、找人，以至到南纸店结算稿酬等事，也逐渐落到我的身上。在诸多事务之中，最艰难而又危险的一件，是有一次我替老师去日本宪兵队打官司。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日寇侵略华北，北平沦陷，白石师在石驸马大街买了一所房子，是给他的四儿子齐良迟的。这所房子里住着一个韩国人，据说是卖“白面”（毒品）的。老师要他搬家，这人不但不肯搬，连房租都不愿给，还唆使日本宪兵队传白石师去打官司。这件事使我紧张得要命，但是为了老师，我只好硬着头皮代他去。幸好我在北京美术学校上学时，认识几个日本教员，也因此会说两句日本话，我便到西城兵马司日本宪兵队说明了情况。还算好，事情讲清楚后，没有闹出什么大乱子来。

白石师要我做的许多事情之中，我最喜欢的是陪他出门赴宴、看戏，因为这样的活动使我有机会见到一些社会上的名流，如罗敷庵、张伯英、陈半丁、汪蔼士、萧龙友、施今墨，等等。我在待人接物方面增长了一些见识，也领略了一番所谓名士派的作风。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又常见到徐悲鸿及其夫人廖静文以及李可染、蒋兆和等。新中国成立后，我又得见艾青、黄苗子、郁风、黄胄以及黄琪翔、罗隆基等。

有一些事本不一定需要我去做，但是老师既已嘱咐，我也就担当起来。如1934年夏，北平盗匪猖獗，抢劫事件屡见不鲜，老师为了加强门户管理，要在他住的三间北房的廊子上和作为贮藏室的东厢房外加一道铁栅栏，他把这项工程交给了我。我的父亲是搞工程的，与建筑行业联系较多，从买料到施工，我们父子忙了三个多月才竣工。从此，“铁栅屋”就成为老师在画上题跋的一个名词了。

又如，老师的子女长大了，需要添置三间瓦房，从设计图纸、准备材料到施工，也全是我们父子奔走操办的。操办这些杂务，白石师是付钱的，但是他年高容易忘事，我也不好意思向老师算细账，只有“多退”，没有“少补”。当时我是这样想：“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饌。不仅对父兄如此，对老师也应如此。”除此之外，每年“三节两寿”，我必定送上四色厚礼，以示尊师之意。老师也不亏待我，每逢年节过后，总要画一两张画送我。师徒感情是深厚的。有一年，师妹良怜辍学，我给她补习了一年的功课。老师就检出一幅裱好的山水画送给我，作为酬劳。画上题有“江上青山树万株，树山深处老夫居，年来水浅鸕鹚众，盘里佳餐哪有鱼”的诗句，后面另加两行题跋：“少怀弟为良怜补课年来辛苦，捡此赠之。”

1936年，四川军阀王缙绪邀请齐老师去蜀一游。白石师拟借此机会让胡宝珠回川探亲扫墓，便答应下来。动身之前，他交了我两件事：一是要我替他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艺专”）代课；二是要我给他管家。这使我很为难。我认为管家的事不好办，老师却再三要我做。我便建议他明确规定每日菜金和每月日常开支的数目，并将除我住的两间画室之外，全院门、窗、箱、柜、一律贴上封条，以便看管。关于代课的事，当时老师在艺专授课很受学生拥

戴，这次他去四川要住很长时间，学生都不愿意让他走，因此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白石师临行前，把每周上课的画稿都交给了我，详细地讲给我听，并要我反复临摹，比其他学生先学一步。他先带着我到艺专上了两次课，认识了几位同学，使我代课时能够心中有数。他叮嘱我：“上课时如果学生不问怎么画，你就看着他们去临摹，如果学生问，你就画给他们看。”我记得当时在校的同学有肖琼、卢光照、谢时尼、刘琢等。

老师去四川以后，我在“铁栅屋”内整整住了5个月之久。老师返京后，对我完成任务的情况很满意，便把他最得意的一张八尺对开的大幅残荷（这幅画原是参加法国博览会的作品）赠给我，并且送给我父母一匹川绸，作为对我们全家的答谢。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们师生之间的情谊。1941年，正值老师的夫人陈春君在原籍去世一年之后，有一次，老师和我说，姨师母胡宝珠带病服侍他多年，相当辛苦，也生了这么多儿女，眼看儿女都长大了，想把她立为继室，并且趁着自己健在，想把南方老家的田地、房产和北方保留的书画财产给儿女们分了，免得日后南方、北方兄弟之间有纠纷。他让我对这事发表意见。本来对老师的家务事我不应该参与，既然老师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好回绝。南方的师兄姐，我见过子贞、子如和菊如，当时他们的年纪都有四五十岁，而北方的师弟妹，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岁。南方的田地、财产，北方的子女又如何能去管呢？因此我建议老师，还是将南方的财产归南方的子女，北方的财产归北方的子女为好。后来，齐老师在西长安街的庆林春饭庄请了三桌客，作为立继扶正仪式，并拿出亲笔写的分关（分家单），请来宾在上面签字盖章作为证人。证人之中，以我年龄最小。事后，老师把单子交给我，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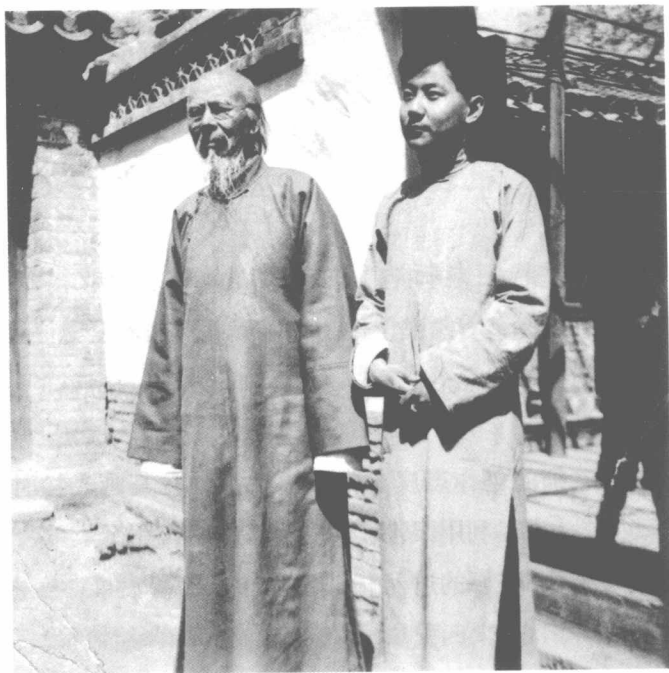
照像制版，印了百十张，齐家子孙和参与证明者均各发一份。1957年白石老师逝世，他的子孙把他的一部分遗作献给人民政府。文化部为了奖励白石子孙的义举，颁发给他们25000元奖金。这时我又被找来协助处理这笔钱，总算解决了南北方兄弟姐妹之间的争议。这也是对老师去世后的一次效劳。

向白石老师学画

我向齐白石老师学画的时候，他对我要求很严。每隔两三天，如果我不拿着画去请他指教，或者不去他家看他画画，他就叫女佣来找我。

齐老师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尤其画人物时一定先起草稿。稿纸大都是利用旧包装牛皮纸。一张草稿修改多次，形象准确后他才开始画，在画的过程中，随画随改，以求尽善尽美。老师画完画后，几乎每次都要叫我拿回家去照样临摹几张给他看，有时还限定时间。他将我临摹的画和他的原作对照，向我指出哪些地方用笔对、用墨好，哪些地方不足。老师每创作一幅新构图，总要反复地画两三遍，遇到他认为是得意之作的，还要照样画五六张。他这样做，对我的学习大有裨益。他画画的重复和不断改动，使我能全面了解他的创作过程，记忆他的构图，加深对他用笔用墨的理解。

白石师教我画画是毫无保留的。从用炭条打稿开始，直到最后完成，他都让我在旁看着，为他抻纸。时间一长，我便成了他的左右手。我几乎每天呆在他的家里，有时直到晚上9点要睡觉时才走。后来我考上辅仁大学，由于功课不多，每日也还是如此。我向白石师学画，也是尽心尽意的。记得那时，我不仅学他的画学



1936年与齐白石老师合影

得像，就是他画画时的姿势、构思时的神态，也都学得很像。齐老师的子女良迟、良己、良怜，都比我小几岁，有时我故意做给他们看，连老师训斥他们的话，我也学得极为肖似，常常逗得他们大笑。白石师对我跟他学画所取得的进步是满意的。他曾在我的一幅画上题曰：“娄君之子少怀之心手何以似我，我乃螟蛉乎！”但是，他又谆谆告诫我说：“画画小技，人拾者则易，创造者则难。拾得者半年可得皮毛，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

白石师每画成一幅画，就习惯把它和相类似的作品一起挂在墙上，仔细比较、观看。如果我在场，他总要向我发问：“你看哪幅好？”我回答我的看法，有时和他一样，他就捻须一笑。当看法不同时，他就给我分析讲解。例如，有一次他画了两张荷花鸳鸯，构图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荷花的姿态略有不同，颜色深浅也稍有差异。我说深色的那张好，齐老师说：“在你看来，那张画上的花颜色重些好；而我看，是这张浅色的好，它好在这朵荷花的姿态与这对鸳鸯有呼应。”这些话使我在绘画的意境方面受到很大启发。

每次看到白石师的新作，尤其是他的得意作品，我总要拿回家去临摹几张，请他指教。他不仅看我临摹的画面相似与否，还说明他作画用笔用墨的用意，即为了表现什么，这使我受到的教益更深。有些时候，白石师还将我的画与他画的同样题材的画对照着看，指出我的画有哪些不足之处。他说：“临摹是初步学习笔墨的办法，不能只是对临，还要背临，才能记得深，但不要以临摹为能事。”他还说过：“古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看还要有万石稿才行。”白石师这番话是教我不但要到实际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多读书，提高文艺修养，还要把凡是看到的好画都尽可能地临摹下来，作为创作的参考素材。